

經外雜鈔

趙子昂云吁。聚書藏。良匪易事。善觀書者。務
手焚香。掃塵淨几。毋施腦。毋折角。毋
母以唾揭幅。毋以夾刺。毋以作枕。隨
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予亦云爾。
廣祕笈全部五十種。內闕五種。十八本。

大阪府 臨照堂收藏

4
515
13



卷四
515
13



寶顏堂訂正鶴山渠陽經外雜抄

宋 華父魏了翁輯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天生沈德先同校

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
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
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
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師丹傳

經外雜抄卷一

歸非於朕朕隱君不宜爲君受愆又云獲虛
采名謗譏匈匈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范滂傳投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
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譏

魏主燾謂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已之直
愚按求名之說此已有之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
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

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鬱悒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實未嘗
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
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
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
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至道元年趙鎔

劉昌言向敏中俱爲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罷
錢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旣知爲上所鄙而
不卽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政
會晏駕不果上然則是終太宗之世無一人
引去者宜爲人主所薄也且劉昌言能明呂
公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已之罷政對人流涕
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至道元年正月呂端寇準爲叅政鎔若水與

敏中俱爲同樞然則若問西府敏中亦聞上
語也而獨无一言何哉

晉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羊祐嘗過之奕歎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祐出界數百里坐此免
宦 陳后山爲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
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病
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歸爲劉

安世所彈所賦平生羊荊州追送不作遠詩
以此 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
者善客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李夷簡遽表為
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太
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
郊上以為黨出城道州刺史 三事相類
陸機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黷慘楚錦
反黷渴也

甘延壽傳試弁為期門 哀帝贊卞射 注並以

弁卞為手搏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
人所以難於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
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
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最後宏為庶人
丹受國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語注不及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

白樂天燕子樓詩亦此意陳后山起舞為主
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又
云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唐張后傳端午日肅宗召山人李唐方擁幼女

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
念陛下陳詩吾母亦念我與尔寧相忘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亦云若
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

陳詩去遠卽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
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
是夢忽忽心未穩 示三子詩三子方歸自

郭大夫家

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
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

柳子厚荅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

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
遇也 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六一堂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定策
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賈易言堯臣
捨韓琦之大勲

陳詩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按是時東坡正
為郡守又后山元以坡薦得官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注云敦孟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
勢又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
與魴鱠相教謹出入

陳詩日來霜露後更覺天宇淨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略曰茂
陵玉盤遂出人間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
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
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
時有異同

南史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達才亦盡

又江淹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篇自覺

隨年老后山亦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

高彭州適岑虢州參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

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也聖賢

無此論

白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后山老將

衰疾至人與歲時遷題曾直深
明閣陳留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

有眼

詩家有影對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
深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後山亦曰
輝輝垂重露點點綴流螢皆是以上句對下
句

秦始皇避封松為五大夫而樊宗師絳守園亭
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為蒼官

清遊豈有極喜事戒多取

后山和魏
衍黃樓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
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
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情生文自哀二人之
意各不同

后山送魏衍移沛子也尚不容吾代諸公差此
司馬遷所謂羞當世之士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
麗靡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

任其搖襪歐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媪色有寬
吾不可不為理後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

稱寬

胡德墨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東坡嘗云它年五君
詠山王五君詠後山亦云未可弃山王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亦云每
逢無可語暫阻卽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

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忻然相對
世說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秀潤
如行琮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故欲異已
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及懷文曰
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后山詩來已作客兒語客兒謝靈運小名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 數百人儒士而飯僧以薦東坡何爲
者哉

蘇文忠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石徂徠
詩勉師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
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有此語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

其責於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千有餘年矣

云云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爲未試之書也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
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依北風
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
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
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窻阿閣三
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
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
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願爲雙鴻鵠奮翅起高飛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白露霑野艸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

携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
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
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
蕙蘭花舍莢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艸
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

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
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
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凜凜歲云莫螻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
無衣錦余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
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

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旣來不須臾又不處重
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眇眇以適意引
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右古詩十九首中漫摘數首或可資暇日

閒吟也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卽美
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
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

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承

相將束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

右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陽冰冰與凝同杜工

部詩有疑潮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莫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

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
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
布尊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
臯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
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
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
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

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
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
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
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
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
中晷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
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
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

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
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
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
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哲風乎舞雩詠而歸
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
夫簣則病疾之際未嘗不在學也

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
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

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弁
之壯而仕則壯而弁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
而亟捨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从
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翫習之際比之進
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
其學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
脩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
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

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

右張右史進學齋記

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范蔚宗格物字乃尔

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楊子雲逐貧賦語稍莊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荅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如班孟堅之

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

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

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

所柅耳目肺腸盡爲已有元次山歌曰我

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元心此兩段論耳

目極有味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偉哉史記劉案太史公偉
其有成而班固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
面稱孤者三世疑危字本是偉字後人不曉
改之然愚謂危字為是劉澤以金與田生生
以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
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
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固以其行險

徼幸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
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言
耳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
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
之財物藏也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間安些 按此則人死

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
固所注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
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
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
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為一千四
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

之徒亦不敢妄注一二於其間矣且以三家
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
其次居中如轂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
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
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于氏
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
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
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

經外雜錄卷一
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
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夷狄其詳雖各
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
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
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上衛少衛少
丞北極北斗輔星鈞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
牢太陽守文昌天棊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
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

共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候宗正宗
人宗星宦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
十八宿并附官鈎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
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
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
女女牀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
天大將軍大陵天船天廩卷舌參旗五車天
關五諸侯積水水位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

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
騎官積卒東咸龜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鱉
九坎離珠壁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林軍士
司空天倉天困天苑玉井屏廁矢軍市野雞
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平星共三
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大帝天柱女史柱史尚書陰
德天牀內厨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

厨扶箱三公天理勢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
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官幸臣三公
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天
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
鼎亢池帝席天乳漸臺輦道左旗敗瓜司危
司非司祿車府人曰杵土工吏造父雷電土
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

怪水府座旗四瀆關丘天罇燿酒旗內平靈
臺明堂進賢共四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
外官析威車騎騎陳將軍陳車日糠農丈人
狗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司命蓋屋泣霹靂
雲雨八魁天溷鈇鎖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
園九旂軍井丈人子孫天社天狗外廚天記
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
百單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

三師勾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
一星天市垣帛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
八星中官奚仲天廐天陰太尊長垣共五坐
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從官鍵閉
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
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
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
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

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
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土
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
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
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
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
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
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

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
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
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
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
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
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為無名之星自三國至
國朝並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寧所測有其
間有分抄不同者並從崇寧為準

鄒淮以進士提領造曆所演算曆書其所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而大略則不異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淳風乾象賦余琇爲之注甚詳密可愛此所述分三垣内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不可不記也

文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

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雨雲天物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形人夫子女人物之形鬼示凶离鬼物之形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鼈蟲魚之形舟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象形者象此而已也居糾切母束系著物之貌占丹凶桀殘物之貌凶西广厂覆物之貌彳彳及久步趨之貌奞飛孔至飛翔之貌齒來

中王于况反生實之貌此之謂象貌似形而無
形似見而非貌者曰象氣元于气乃于号兮
之類是也無形無貌而在定位者曰象位夕
又上下人少之類是也傳曰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一二三三三三
謂之象數形貌不可位數不可及於是乎有相屬已不
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亥不可收以屬
豕以立不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

之中而不勝其象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為之
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魚皆有子
而子不勝舉故即人之子而為凡子之象禽
獸蟲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即女子之為
母者而為凡母之象焉是謂明象以主類故
曰象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其非象曰
託象火本為炎上之文奘夔無尾象故託火
以為尾夔作魚作七本為刀匕之

七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為足鳥作八鳥
作比本為聯比之比鹿兔無四足象故以比
為足鹿作比兔作比其比本為背北之北
燕無翼象以北為翼久本為凌久之久魚無
鱗象故以久為鱗是之謂託象

右鄭樵字漁卿象類經八象第七也象類
經十二卷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
章粲然可愛又有字始連環八卷今並藏

秘書省其說大抵以為八象行乎文六類
行乎字假借行乎文字之間凡十有五書
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
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
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
重子冲乃具以獻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
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

無移從忱書甚簡顧爲他說揉亂且傳寫訛
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
氏始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
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旣有所升降損益其
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
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者強所修

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旣
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
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
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
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
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
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
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

鉉初承詔與勾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
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
源果無異派歟錯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與
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
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
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
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
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

放絕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
弟寂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
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
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
然局以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
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
使若魚貫然開編卽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
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

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
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
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
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繼等景德末
重修繁省失當有悞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
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
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
多與彭年丘繼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

別爲韻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
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
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
篇列于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
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
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
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
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繆略復加刊正別爲

系外新金卷一
唐韵之名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
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
廣韻今號集韵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
皆莫如集韵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
集韻部敘或与廣韻不同錯修韵譜尚因之
今五行先後並改从集韻盖類篇亦以集韻
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
爲小何哉亦志學乎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

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
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
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
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
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爾偏旁橫豎且
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
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
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

經久齋錄卷一
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蓋字書自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者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

先爲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實託新監江州大軍倉賈端修從政編次端修嘗爲江夏令余識之頗知篆學黠曾孫也黠字直孺仁宗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

熹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篇所次五音譜其

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
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
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
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
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
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
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須則字之形
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燾初作

五音韻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旁皆
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
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蹂古文奇字並
陳畢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
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
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
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粗或增或損而去鄉
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

後才顧不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
東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
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旁
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燾則乘暇則出五
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燾曰姑徐之試爲我
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燾五音譜發端
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

本則所謂以穀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
固不容顛倒叔重部敘亦何可獨異卽用徐
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從甲而偏旁各
以形相從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解字形穀
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
叔重部敘爾燾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
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
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

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
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
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各一時者吳興則
張有謙仲歷陽則徐兢明叔而仲房最所喜
者獨張謂燾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
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骸分點畫剖判真偽
計校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忠恕尤精密其
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燾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
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弃家爲黃冠師
始世外士陳瑩中實愛之重之特識編首夫
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苑局登進未幾
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
可得吾仲房習懷本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
云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而類篇新入者

皆弗取若有重出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
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
移在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旣改
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
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
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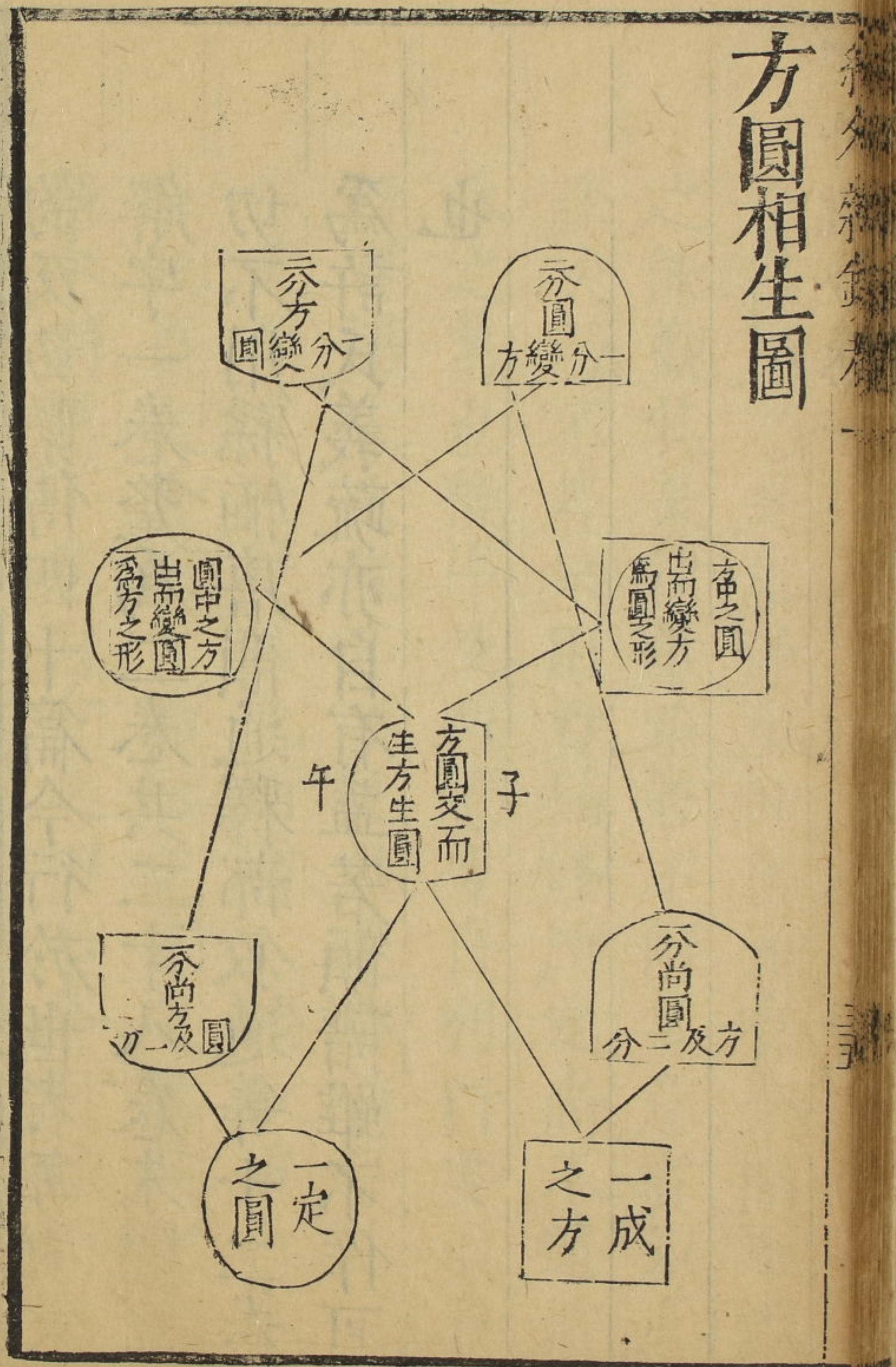
右二篇皆巽巖先生文夫字有六體而編
次檢閱必本形聲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

一終亥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終法則
其聲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
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
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爲定
則字之本乎偏旁尚矣五音譜錄本遂寧
刻於莫簡之變其先收藏人家者往往皆
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敘大
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讀

系外錄金卷一
至後序乃是虞仲房仲房雖有分間布白
之能觀其篆隸筆蹟若不解書意者似此
詮次乃不若只用賈端修所定尚不遠許
氏之舊也後序及跋尾要自別行要須各
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
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
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

韻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於世者每說文
解字一卷蒼爲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
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敘通等十二卷
爲許氏義疏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
也

方圓相生圖



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
 取者古先天圖楊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
 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
 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倣易為書泥於文
 字後世忽之以為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
 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煉而入於術於聖人
 之道又為異端也堯夫毅然擺去文字小術
 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為律曆之用難

經外雜抄卷一

三

矣哉四家之學皆兆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為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為先天圖注脚比之四家者為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為最要易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日月之理也苟不能髣髴其理詎敢欺我同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吾之願也吾小人耳又何足學哉

異時觀楊鼎卿易圖先天方圓圖下有此一本不著其所自但云相傳以為先天圖注脚顧不解其義後於張學古得此乃知為鄭少梅所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先

天之序八卦相次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位理趣亦深密少梅長於易有書行世此其所自得也

按經傳所說終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終南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隆窟崔峯潘岳西征賦云九峻截薛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為藍蓋以縣出美

玉故曰藍田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羊飲之肥而美今於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正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息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
不改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具或
問曰邊城禦賊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
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
何用守備生其退怙之心其後常元楷為總
管始築壅門議者劣之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相兼轉運都使

宋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

滕縣本故滕國漢蕃縣也屬魯國宋屬彭城郡

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皮

蘇秦說韓王曰韓有劔戟出於棠溪蔡州西平
縣西界棠溪村是也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

刀劔

濠州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有加水焉

鉅鹿縣本漢南樂縣地樂力玄反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賜定州刺史卽徵父也

吳以陸遜爲江陵使東晉王忱督荊州忱始於

江陵營城府

疊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

乃置疊州蓋取山川重疊爲義白水一名墊

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

外有水便名爲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

此書比其他地志頗爲有益於學者上焉紀

三國南北朝迂改稍詳下焉接乎本朝郡縣

之制不甚相遠而又紀載阨塞貢賦得書事

之實吉甫在唐不得爲賢宰相然體國經野

於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

或問明堂當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路

寢之前祖旣在左社旣在右則明堂自合居

中況應門政爲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可無

疑矣然則亦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朝位武
王沒周公攝政四方諸侯大會欲於外朝則
情不安欲於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衆因明
堂有三階四門故因而用之置三公九卿五
等於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於四門之外故
知明堂之位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
先儒置明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
兼以享帝其規模壯觀亦無取乎曰明堂本

非朝位但是享帝之宮禮與其奢也寧儉故
清廟茅屋止取其恭明堂夾窻止取其明初
無事於壯觀况五門之設皆有所爲路門則
爲路寢應門則爲明堂庫門則爲廡庫臯門
則爲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爲兩觀外達雉
堞若置堂於郊四面各置五門則路庫臯雉
復何爲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臯應不
應施在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

公權用之此說最爲合理可以爲明據矣
或問明堂建立之地合在甚處先生曰合在
應門之內祖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夾
五室爲之可謂昭合禮意曰在徽廟時嘗欲
建明堂於內殿之前議者謂輦路不得由中
而罷先生曰古者輦路未嘗由中故有賓階
有阼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攻綠明堂在中諸

侯不得直入故分而爲左右耳尚何疑於此
哉

環溪先生問對中錄出先生名沆字德遠
撫州人其學長於周禮有書行於世魏文
得其書稱其該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
亦其族也案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
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九重廊復格藻并
設移旅楹南階玄陛提唐山墻臺門玄闈
其言三古同制吳說為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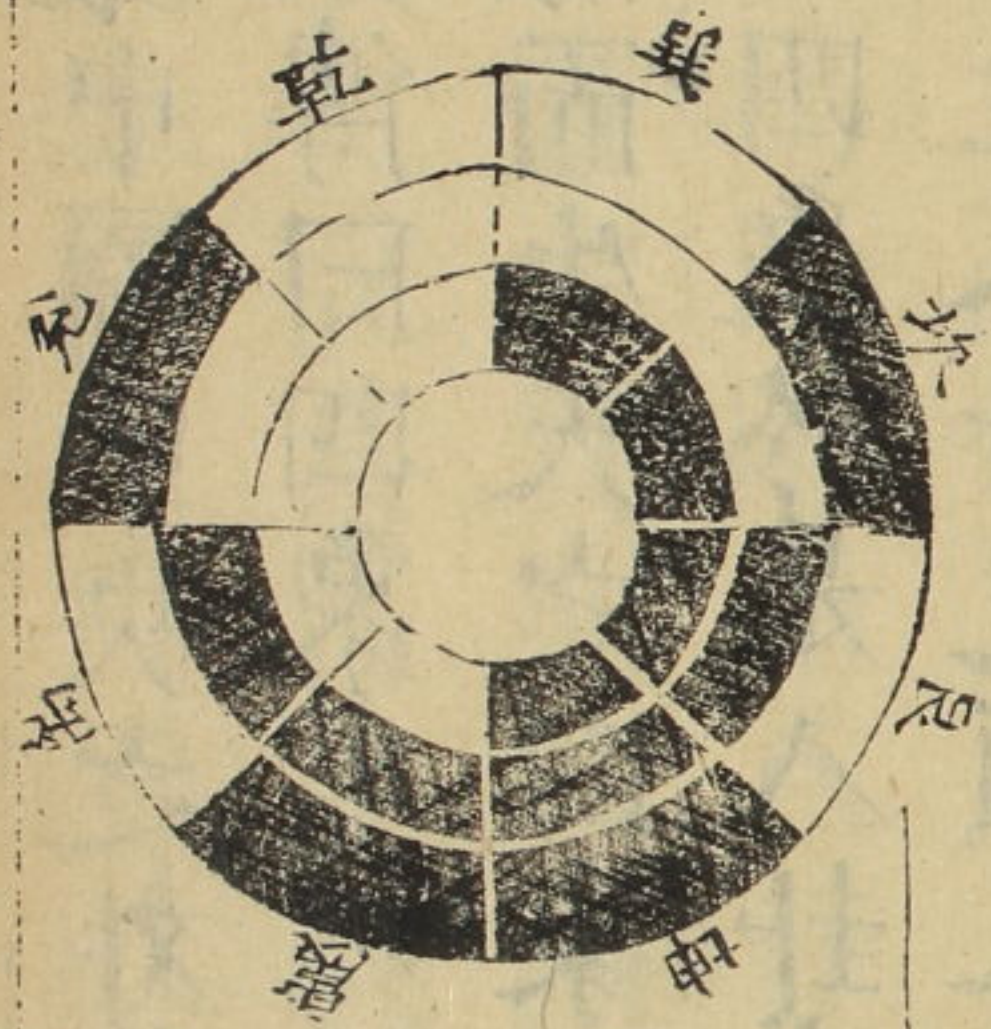
此李肩吾錄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一終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華亭仲醇陳繼儒

繡水
翰伯黃申錫同校
茂仲黃卯錫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者也易大傳曰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爲八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又曰三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今知眉州任侯直翁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儀之說惟朱文公初畫爲儀再畫爲象之說足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爲圖每一畫已必分而爲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逐一而分爲陰陽而八卦具比來圖似徑便然文公原畫之贊則此圖猶未及之也若夫玄衣黃裳之說其寓言哉

說文攷詞也從矢引省彀矢者取詞之初所之

李陽冰云蒼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爲之
訓矣引則爲矧其類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
錯以爲周禮六書無形象者莫過𣪠字則取法
於耳又爾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
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爲矧在左右皆音六
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爲
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
學者之事固有僮而集之白首而不知其自

者亦不可以細故未節而忽之也字書之始
作也有其字而無音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
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後漢時無
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窸成
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
并卦音舉上之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
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爲音矣是音字起於晉
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

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
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谿
羣疑知徹端透唇齒清濁纖悉必計世莫不
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温之誤是
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温
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
僧因釋經而流行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
西羌之人忽劣平為靴箬陁為科危堯為鈎

突欒為團窟籠為孔南蠻之人以不闌為斑
不乃為擺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
遞相承久而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

温之疎亦可自警

後漢無音有音在魏晉間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

陸釋孫韻反切方詳

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王嘉與賈延上封事宜
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
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上感其言而止愚按
此言雖務爲婉順以冀易從而導人主以分
謗遂非反不若哀帝之聞言而止

馬融徵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
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
羞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爲章草吳祐謂融曰

李公卽誅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融忤鄧氏
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
徙朔方朔方何其壯也傳謂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前施絳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
基於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
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
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
則士至於貴滿而不可復賤則凡可以全軀

保祿者無不爲也范蔚宗論融曰事苦則矜
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
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
意相近而不同左傳隨會能賤而有恥風俗
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
內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繁至未
如之何則浸而歸於苟且翫歲月習拚者便
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

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
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
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
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
視古俗自倍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
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
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

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
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證
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其爲士矣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
之訓炳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
揮而祇以爲蔽家藏其秩人誦其言而所汲
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

鄉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
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
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
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
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
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擇所
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
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

輯而陳君自視歛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湏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書請記於余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

右象山先生陸荆門貴溪學記

唐丕遠字子猷登進士第崇寧五年除右正言乞謹天戒上曰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惶恐未諭上曰廐馬也一夕無疾而斃或者復爲星拂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丕遠對此語歎甚不知陛下何從得之上作色曰京丕遠對京大臣宜省愆引慝如此奏對大非昌言諫官陳瓘嘗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過於已天下幸甚上曰此語非欺則佞佞人

殆不遠對佞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
乞罷修造及止絕諸司浮費并非泛賜予及
論當十錢與令學者讀史切中時病除左正
言論家安國不合獻移尚書省議上曰郎曹
豈當容此人丕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
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麗移之耳外人不知也
只兩月前鄭居中朱諤來留京要得賜第又
爲京足疾乘騎難乞就近處踏逐朝廷亦未

有指揮近處無以易省中居中莫意有所在
否不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
居中近亦來乞賜京第亦只欲得近便處且
云以彗而罷京爲非若不還京相天將動威
當復有大雷電之恐此語殆劫持朕冀其請
之必從丕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
語之上曰朕與他道星譴未久黜京以代朕
責也銷災弭變尚未知所出遽復京相天下

謂何若要賜第却待商量不遠對觀此則昨
 來移省之請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
 後卒為惡直者所逐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
 敬汪端明為狀元歸見公乞言與之語有宜
 退不宜進宜貧不宜富宜怯不宜勇之說有
 味其言也子堯謨堯可堯可知華亭縣有殷
 後知房州

右二篇偶看上饒志錄出

淮南王安生子迂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
 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按此
 漢后妃乃有再適者

曾文清之子仲躬逮嘗從震澤王蘋信伯仲躬
 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
 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
 善親師友者

上饒志周憲
字可則云

伍被傳蓼太子注文穎曰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亦猶漢之栗太子也

溫公之子名康其兄太常少卿字昭遠子二人曰雍曰應案康當作彥雍當作誰應當作應則三字皆無一點在上也駕部之子字周卿之子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廣从广而齊當作房當作房亦無一字此見於二誌然後又為兄子十四人通作字說乃京亮稟元

育良富齊方夔袞章奕裔大抵不盡合

袁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愚曰絲下又一再稱

按子思字其祖儀禮皆較祖古人稱字者尊之卑者字尊當然之禮也

晁厝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又李陵傳

連弩貢父曰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
弦之類二劉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
槍為矢及合蟬云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
聞有此

韓退之貶陽山令遇順宗卽位恩赦以叔文之
黨尚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
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供勑擾
又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

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
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大抵小人
專政必不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已歸也
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
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秉持矛而操關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
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

云

云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璵
瑁象犀其產多奇恠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
恠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于
人又小石城山記亦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
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歐公金
雞詩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為物恠
禰衡鸚鵡賦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鮑
明遠舞鶴賦厭江梅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歐公金雞詩豈知文章累遂使網羅挂黃太
史蒼惇夫詩後生翫文采照影若孔翠

集作後生

文楚楚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為權君上行
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伊川云秦漢以
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此義

漢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冢為恩德侯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安世深
辭賀封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 明年復下
詔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建武九年追爵陰貴
人父

燕刺王傳詐言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
之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
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齊懷王閔傳元狩六年廟立為齊王師古曰於

廟受策也

楊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蘇孺文曰
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韓文公
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
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古人呼字最重如孔子之
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
後至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其字者自呼昉
見乎此又匡衡傳注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

鼎衡字也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顏注郎堂下周室愚按郎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父任爲三署郎後世子弟呼幾郎者疑亦以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東漢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

所枉侵暴百姓怨之案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景祐中賈文元言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三焉今運司貢士昉於此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 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
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治宮室
飾臺榭內淫寵犯顏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
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 好攻戰輕百
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
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旌杖鉞
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 簡
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
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終而形
滅精神放越聖人爲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或作以洪範與

仲舒錯錯互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按此其說亦不可廢故記于此以俟
 撫討

通鑑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史載在兩刺史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殷

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五年臥疾而人莫能知其為人深險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義賊兄弟之恩乎
 魏邢顒為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忌家丞之秋實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辯而哂呂岱

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實之甘口也春華秋實二事相似

詩牆有茨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茨亦草也史記茅茨不剪注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爲屋蓋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元豐聖人與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風或謂微幸再相

王介甫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與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相鮮此未害如母淇與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爲子母竹

爾雅科斗一名活東 異苑龜字元緒桑字子明

蔡卞本未詳見介甫示元度詩注 哀公四年爲一昔之期主夜結期也

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乃祖來傳襲之誤往過
柿歸謁清烈廟嘗題詩辨正一事漫附于此
橫舟石門步敬款三閭祠三閭楚同姓竭節
扶顛危雖抱流放苦愛君終不衰烏乎義之
盡永世垂忠規予胥固激烈籍館鞭王尸於
吳實貔虎於楚乃梟鴟大夫視國賊割刃理
則宜詎忍形詠嘆黼藻嚴彰施陋儒暗倫紀
解釋紛乖離奢尚置弗稱翻以胥爲詞捨順

而取逆無寧汨民彞高賢動作則於此渠不
思回風借往日音韻何淒其追弔屬後來文
類玉与差愚竊懷此久聊扶千載疑玄猿爲
我吟青兕爲我悲徘徊廟門晚寒日下中坻
按于胥換吳敗楚幾墟其國三閭同姓之卿
義篤君親决不稱胥以自況也離騷泛論太
康五子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爲伍胥士固
晒之九章涉江言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五

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奢尚而言王逸
陋儒顧以爲胥又繆矣悲回風章云吳信讒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吳之憂楚之喜也
置先生之積怨深怒而憂仇敵之憂原豈爲
此哉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詞原安
得先沉流而後爲文此足明後人哀原而弔
之之作無疑也且世傳原沉流始與稱太白
捉月無異蓋平懷沙旣作之後文詞尚多豈

真絕筆於此哉所言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
父章句所載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亦乘桴
浮海之意孔子豈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嘗
有捉月事乎

右王介甫問呂望之解舟詩李季章注漫
記

前漢地理志魯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
氏庠序衰壞地狹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

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貲毀多巧僞
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
按此時去聖人之世未遠曾之壞已若此
吳中書令賀劭曰此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僞相
質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議
變濁忠臣結舌按反理詭道蓋君子小人陰
陽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
君子罔

胡明仲評諸葛亮 當此之時蜀喪元帥慘戚
而歸魏師歡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
焉時運不留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爲
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
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叅攷使
人慙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
然則猶夸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

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又評唐太宗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揚再思薨再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元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

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柬之元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如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千載自期而已矣。高駢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語皆有益世教。紹三三錄出

又李林甫
一節在後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鑿常為駕徵賢者
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詔為駕漢時招
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
馬邴漢龔勝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
衾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於傳舍上若今官
人行道過驛也按此非有詔不舍宿

龔勝戒子孫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按此

漢時墓有祠堂

龔可謂
慮遠

夏侯勝從父子建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
又曰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

以酒自肆

云

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

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
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

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云此司馬公耳目
口鼻皆為我有之意

方中張湯傳孟康曰陵上土作方師古曰古謂
掘地為阬曰方趙廣漢傳漢作平陵方上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夷諸庶人以葬十
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流親
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
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

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
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

蕭望之傳鄭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

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又下文朋曰

我關東人

今按上文云會稽鄭朋又有歸延陵等語此疑非也

唐中宗贊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
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
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也

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勞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云冏敗人謂見幾此與淵明歸去來意同非謂督郵

公孫瓚兵屢敗掘塹築京以鐵為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以雄據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溫公曰古之所謂文云今之文乃古之辭案經傳中未有以辭為文者

孟東野哭盧殷詩有文死更香又曰無文生亦腥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

蔡邕傳三互法注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讞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鹿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

邕傳又云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又云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

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吏卒小汚屢生忌故注解除謂謝過也小汚謂病及死也愚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親祠祀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有解除謝過之文雖亦末世弊典猶以不親祭為過而謝之也

邕以季文質得罪上書皆稱父子

王介甫宰詒詩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
禍基但願君王誅宰詒不愁宮裏有西施李
泰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
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
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程
說知本王李何其謬也

介甫讀蜀志詩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
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

季章注云 其實興復之義天理人心之所
同不可以紛爭言

又賦韓子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
神此退之荅李翱書也恐陳言務去王介甫
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機
杼

鮑宣傳云 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
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臣未見也此病今有之

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

懼再拜

韓文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

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以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踏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復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京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

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
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
免順宗實錄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
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
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契丹傳世至天祚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國事
之天祚不道凌轢女真女真滋不堪乃治兵

選將以攄其憤一舉而得契丹地八百里兵
益強糧益豐士氣益振建號大金焉尚以契
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借援於我也始遣使
通好獻燕雲之地圖共舉契丹朝廷可之宣
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帥燕山以降將
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陷大
金遣兵趨京師明年靖元春正月傳城下秋
九月太原破又明年建元河東河北陷又明

年^二京東西雍秦鄜延破又明年^三淮南破又明年^四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平吳越江東西湖南北破熙河涇原陷又明年^{紹興}元環慶陷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并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公據和尚原護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都統偽皇弟郎君及渾女郎君折合董馬五太師耿太師率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萬寇金商州犯洋州公分布將兵饒

風嶺蟬溪分水嶺數路備戰賊數項來奔衝公告諭將士戮力迎敵交戰數十陣大勝捷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郎君領千戶萬戶酋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殺金平

右保蜀碑

此文不知誰作知張大吳氏功而形中國無人甚矣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則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臥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

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
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
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
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
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
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
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

四十七良三十五其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
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
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
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
漢明矣

右唐子西魯國文錄出

三國雜事
之卒章

端平三年 八日發金陵後看素問節錄大意
黃帝岐伯問對雷公內經秦和述六氣之論

厥後越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
東漢張仲景撰其遺緒晉皇甫謐刺而為甲
乙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為之訓解缺第七卷迄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大為次註嘉祐中命林億等搜訪
是正十正三四又採漢唐書錄古鑿經之存
於世者得數十家增注義二千餘條

右素問序

林億

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

十八卷即內經也

王冰所注者

又素問外九卷東

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
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
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

右王冰序注

上古聖人

云

云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

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注云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注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

水乾則腎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云云

逆謂反行秋令夏養長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瘧奉收

者少注謂反行冬令冬至重病秋養收逆之則傷肺

冬為飧泄奉藏者少注行春令冬養藏逆之則傷

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行夏令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

寒春必温病

又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

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

氣門謂玄府所以發泄經絡營衛之氣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

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

五神藏六化府

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

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

陰中之陽肝也腹為陰陰中之至陰脾也

注心

為牡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焦以陰居陽

腎為牝藏下焦肺為牝藏上焦脾為牝藏中

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

云

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言正氣也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熱在下穀不化

濁氣在上則生

臞脹

寒在下氣不散以陰靜而陽躁也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

故云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

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氣生

故云云少火滋氣故云云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

地為木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南

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

地為火在體為脉在藏為心在志為喜中

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在

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志為思西

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

毛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

憂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

骨髓骨髓在地為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

竅為耳在志為恐

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血氣流通意託脾意寧

則智無散越

鬼在肺鬼安則德脩壽延

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二陰

寄竅於耳故與此不同

與此不同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

靈樞經曰人年四十膝理

始疏榮華稍落

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

云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

手足不如右強也

云

東方陽也陽者其精

并於上

明而

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

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

下則下

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

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

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注道經義曰竅居肝竅靜則至道不亂神處心

並見云云

意託脾

云

鬼在肺

云

志藏腎志營

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誰為之姑錄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
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止於萌也其次治肌膚救其已生其次治

筋脉攻其已病其次治六府治其已甚其次治五藏治

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故

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

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眞論曰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

二陽之病注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脉也云云

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

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

則男子少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

會校正云詳下文地以九九制會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
俞注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謂十二
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
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
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

失其略論曰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
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
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
缺焉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
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
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
也云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

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復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云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之論序道蓋有激而云至於字相如而不字蕭曹陳董愚固疑之文帝後有字者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未安

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語

右韓文公陪杜侍御游湘西寺所謂椒蘭妬忌者謂楚懷王之弟司馬子蘭楚大夫子椒王逸固有此意今韓公又言之而朱文公不以爲然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

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不復反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溲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

不能返故鹹者七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而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

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盖沛然而不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吸者

未動夜氣方歸辨瓊珮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
吾三嚙而適反懼守神之詞譏却五味以謝六
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以
何依助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寶顏堂訂正經外雜鈔卷之二

終

